

男人和女人

不正是琴的面板和底板
两个人注定为对方而生

裸琴

山飒
著

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裸琴

山
飒
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琴/山飒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0765-0

I. ①裸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25767 号

特约策划 杜 晗
罗晓荷
责任编辑 黄凌霞
译 者 李 真
王 璐
审 校 山 飒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83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0765-0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公元3世纪，北方游牧民族大举扩张。法兰克人、阿拉曼人、匈奴人、哥特人、日耳曼人、汪达尔人向西袭击，多次侵扰罗马帝国。公元476年，罗马君主罗慕卢斯·奥古斯图卢斯遭废黜，罗马帝国从此衰落。

同一时期，匈奴、氐，羌，羯，氏族先后入侵汉朝、晋朝，汉人被迫背井离乡，迁往长江以南逃难。中华版图一分为二，长江以北被游牧民族所占据。汉化后的北方异族采纳了汉人的文字和统治政策，建立起各自的王国。长江以南，汉人仍实施天子治。皇帝是天之元子，奉天承运，一统天下。

南北朝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战。南北大战之外，南北各自的内部战争亦数不胜数。在北方，各族混战，争疆夺土。在南方，地方英雄伺机造反，谋夺皇位。北方涌现了十六国。连年的战乱后，国家的数量日渐减少。长江以南，相继出现了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五个朝代。

两百年后，汉人杨坚篡夺了北周建立的政权。他统一北方，降服南方，于公元589年将长期一分为二的华夏再次统一。

目 录

第一回 江火 | 001 |

第二回 山风 | 027 |

第三回 喧闹 | 079 |

第四回 孤独 | 131 |

第五回 高雅的泪 | 155 |

第六回 卑微的魅力 | 217 |

第七回 黎明之死 | 249 |

第八回 雪之恋 | 277 |

游刃于琴情命运之间 周思源 | 295 |

灵魂的交融与历史价值 竹林 | 302 |

第一回 江火

大军沿长江逆流而上。战马嘶鸣，战车呻吟，士卒喧嚣阵阵。队伍犹如一条爬行的硕大蟒蛇，蜿蜒曲折而进。

黑色帷帐覆盖的篷车中，少妇昏昏欲睡。她听不见时间流逝的叹息，也看不见季节更迭的脚印。军旅路途是黑暗阴冷、与世隔绝的甬道。征战生活是一次次号角的呜咽，昭示队伍前进或停止；一次次旌鼓的轰隆，下令阵列进攻或撤退。少妇忘记了何为喜悦，环绕她的是悲伤。她是手无寸铁的小女子，被一群武人劫持，只能任人摆布。

嘎吱作响的车轱辘声和江水不安的低吟已渗入她的肉体。她四肢浮肿，乳房胀痛；她的面颊日益凹陷，肚子却像凸起的小山丘，随时都可能喷出羊水和血浆。她担心长途颠簸孩子会从身上掉下来，再像球一样滚到马车外面，于是她用从战场上找来的绳子将沉重的肚子紧紧拴在单薄的身躯上，再挺直纤弱的脊梁，双手环抱。怀里膨胀的生命迫使她向死亡宣战。大

军过处，已没有穷人或富人，只有横尸、饥汉和无家可归的浪人。骑兵拥挤推进，战车和篷车跟随其后，步兵列队小跑紧跟。那些伤兵，病号、跌倒爬不起来的，只要是掉了队，就被人忘记，由阎罗王收去。

篷车颠簸、摇晃、抖动。车轱辘嘎吱嘎吱作响，此起彼伏。突然，一支箭射在车顶，扯破了帷帐。少妇将涌到喉咙边的叫声压了下去。马车停住了。远方传来进攻的号声。战士的厮杀声，由微弱渐渐增强，越来越近。她听到车夫猛烈地抽打着拉车的骡子。篷车磨磨蹭蹭地再次上路。

她的肚子开始剧烈地抽动。剧痛让她弓下了腰。羊水从她的大腿间流出。又一支冷箭穿过车顶。她从座位上滑下，蜷缩成一团。

快马飞奔的嘈杂中，有骑兵大声叫道：

“起火了！起火了！”

另一个回答道：

“敌军用火箭射我们的粮草！”

飞骑的铁掌击打得大地颤动。

“快！让女人和粮食先进村！”

火光照亮了夜空。黑色帷帐好像印上了红花。猩红色的花瓣膨胀开放，然后片片飘落。少妇感到阵阵窒息。车轱辘嘎吱作响，战马在嘶鸣，奔驰的骑兵大声嚷着传递着音节简短的口令……死亡将临的嘈杂震耳欲聋，让人难以忍受。她闭上了眼

睛，一个梦一样的记忆在她脑海里生成：曾祖母在一辆被匈奴射手追赶的篷车里分娩，然后死去，新生婴儿吮吸的是已故母亲的奶水……

难道上天给她安排了同样的命运？

* * *

她和军士的女人们混杂一处，无人知晓她出自中原的士族，她身上流淌着门阀世家的血液。自古以来，高门大姓往来通婚，不屑与他人往来；他们是中原最高的特权群体，既不用向朝廷缴纳税赋，也不屑于亲近皇室，代代族人在田庄里享受自给自足的丰裕。

她的祖先割据中原，拥有广袤的土地。一人需要快马加鞭整整十五日，才能将家族的森林、田地、村落和湖泊等转游一遍。匈奴人大败汉军之后，族人跟随晋朝遗老，避难于江南。

流亡者的泪水在异乡灌溉出一片片良田和一座座新城池。江南气候温和，土地湿润。南人勤劳，心灵手巧。开垦山丘，浇灌洼地，几年间遍地稻禾青青，桑柳成行。新起的楼台、轩榭、园林比中原故居还要精美。纺出的纱，织出的布，打制的金银器，细腻绚烂。江南的市井喧闹繁华，胜于当年萧条后的长安。暴发的商贾，虽为人唾弃，却敢在众人面前和高门比富。

她家虽不再是富甲一方，仍可以不向朝廷鞠躬，关起门来自给自足。高门之士不屑世事变革，更懒于问政。琴棋书画、谈玄论道才是他们的最爱。族人春季到湖边踏青郊游，赏雾中飞翔的白鹤；夏季在月下赏花弹琴，观水上飘逝的彩灯；秋季美酒醉蟹，竹林中切磋诗艺；冬季一到就忙碌过年。各家裁制新衣，以飘逸怪欹为尊，标新立异为美。庭院中丝竹窃窃，南乐柔美，南语呢喃，江南长大的姨叔们乐得忘了北风凛冽的中原故土。

少妇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过一口饭、喝过一口水，可她并不感到饿也不渴。她的手在垫下摸索，抽出一只羊皮褙子。羊皮的膻味让她感到一阵恶心。可她必须进食，这样才有力气把孩子生出来。她强忍着将水囊塞到嘴里，吞下味道发酸的水。她掏出一个干巴巴的饭团，仰着脖子吞咽，用水将米粒强送下。为了让口中生津，她想着去年夏天家中喝的青梅茶，细磨的茶粉冲在白玛瑙的茶杯里，加上一撮盐，淡绿的，泛着清香。她又将家中每个季节所喝的茶都想了一遍：莲子茶、桂花茶、芝麻茶、槲寄生茶、樱花茶。为什么茶的味道不能永远停留在舌尖？那时的她，抬手就有人端茶，还配上入口即化的茶点，又怎想到人生无常，富贵奢华竟是如此的转瞬即逝？

一阵喧闹，一撮箭嗖嗖地扎在车篷上。拉车的骡子嘶鸣，少妇大惊，抱着肚子趴下。惶恐中突然想到她已经好久没有文

夫的消息了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“啊呀！”

车夫一声惨叫，让她战栗。她掀起了门帘一角。正前方端坐着一魁梧的背影，一支箭竖插在左肩处。尽管受了伤，车夫还是紧挽缰绳，用右手挥鞭赶车。

对曾经养尊处优的她而言，战士是山林野兽。他们结伴而行，烧杀抢劫，直到被敌人杀戮，大多数不识字，更不通乐律。少妇不知车夫姓名，也不知他来自何方。昨日他们素不相识，此时却成了死亡路上相依为命的旅伴。为什么他不停车？为什么他还不弃她而去？为什么他带着伤也要执著地载着她闯出一条生路？

车轮转动，嘎吱作响。少妇放下帘子。

夫君出征前，他曾向他讨要一把尖利的匕首。

“你要凶器为甚？”夫君问道。

“尽管是你抢了我，没有明媒正娶，但我已做了你的女人。这是我的命。倘若有一天别的男人捉住我、羞辱我，我使用匕首了结此生，不想给你留下耻辱。”

他是山野武夫，不明白她的意思，驳道：

“你的肚皮细白，谁肯赏你帐篷住、给你碗饭吃，你就跟了他，忘了俺，战火中没啥忠贞。”

少妇的下腹又开始剧烈疼痛。她紧咬下唇，不想大声呻吟。难忍的，还不是痛苦，而是焦虑的心情。

她最早的童年记忆是石灶上的平底小银锅。身着粉衫绿裙的侍女往来穿梭，摇着绢扇让炭火烧得更旺。大碗的药汤或是在灶上煎沸，或是放在一边冷却。屋里弥漫着一股甜苦的气息。刘嬷嬷端碗上前。她的目光柔和，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。她抿着嘴低声说道：

“小姐，快喝了药汤……张嘴……快……”

嬷嬷的声音让她恐惧。碗朝她靠近，吓得她动弹不得。

她脸上流下泪珠，刘嬷嬷视而不见。一把扶起她，将黑乎乎的液体灌入她嘴中。汤药苦极了，她呛着了，心在乱跳。刘嬷嬷的声音时断时续，让她感到不安。

“喝了吧……病好了……将来就有好婆家，儿女满堂……”
一碗下去，刘嬷嬷又端来第二碗。

“这个也喝了吧。要不就下不了地……”

尽管泪眼涟涟，她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。浓稠发黑的液体像黑夜将她淹没。她的头在眩晕，心脏急速跳动。刘嬷嬷没有给她擦拭哭花的面庞，又端来第三碗药。

“这药暖手脚，强肝……”

她忘了咬紧牙关，如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任凭嬷嬷摆弄。喝完全身冒汗，倒在枕上，昏昏睡去。

刘嬷嬷是家奴，没人知道她的名字，也没人晓得她的年龄。然而，串着各屋钥匙的大铜圈儿，却是挂在她的腰间。人未到，她的威信已到；她还未露面，钥匙丁当清脆作响的声音总是先她一步。她执笔而坐不是为了挥毫泼墨书画：她有两本账簿要记，一本是乡下的，另一本是城里的。其他家奴嫉妒她，闲言碎语在她背后议论，说她会魔法，让祖父只信任她一人。刘嬷嬷察看田地，监督播种和收成。佃农上缴的米袋、棉麻丝绸布匹，她一一清点。从账房拿到的铜钱，她把它们穿在一根又细又长的绳上，然后发给各房太太的贴身女仆。每月总有那么一次，她将成袋的蔬菜、瓜果、粮食装载上船，然后进城送给祖父。不知为什么，嬷嬷总担心没有人能照顾好小姑娘，就日夜将她带在身边。居然没有一人敢拦着。

小姑娘紧跟刘嬷嬷，俨然是她挂在腰上的一把钥匙。她沉醉嬷嬷响亮的声音，喜欢钻到她裙下，在她的两腿之间玩耍。当嬷嬷粗糙的双手抚摸她的双颊，她感到骄傲。在祖父各房下的孙辈中，刘嬷嬷独爱多病的她。她用担忧的眼光盯着她，总盼着瘦弱的小身躯能长胖，苍白的面庞早日变成红脸蛋。她眼也不眨地注视着她吃饭，晚上给她掖好被子，然后就睡在她的门前。

嬷嬷的腰间别有一把蜈蚣形状的金铜钥匙。它能打开藏宝屋。防虫抗潮的樟木柜红彤彤地排列成行，柜中陈放着各式乐器。嬷嬷手持野鸭头绿掸子，小心翼翼地为乐器拂尘。一把香

蕉叶形状的乐器似乎更娇贵一等，需要嬷嬷屏住呼吸，轻轻爱抚。这张琴木漆斑驳，样子丑陋。嬷嬷却说，这张汉琵琶从中原带来，价值连城。

嬷嬷还能轻哼甜美的小调。她不是汉人，而是南方部族的蛮人。小姑娘呀呀学唱，模仿蛮人口音时，嬷嬷会陶醉地闭上眼睛，一只手轻拍大腿，仿佛听见了世间最美的歌谣。

一天早上，小姑娘睁开眼，看见房门大开，刘嬷嬷的床铺空着。一缕缕的阳光静静地投向还留有她身体印痕的褥子上。金色的微尘在印迹上方旋转飞舞，闪闪发光。它们的轮廓俨然是一位甜睡的妇女模样。小姑娘爬起来，向它们走去。微尘飞扬，却又恋恋不舍，许久才消散去。

有侍女抱起她，说刘嬷嬷夜里走了。

随着嬷嬷的离逝，她的童年也如蒲公英的飞絮，随风散得无影无踪。

深墙大院的里里外外，都是庄园生活宁静的诗。驴儿马儿在路边吃草；鹅儿鸡儿会在道路中央随处下蛋。重重大树荫庇着星星点点的小村庄，远处闪光的是河流，是池塘。宅院里亭台楼阁星罗棋布，每一处花园都种满了奇花异草。园子逛腻了，她和兄弟及姑表亲一起到田里蹦跳玩耍，骑山羊，钓河虾，采摘桑叶，总也不想回家。

坐上半天船，就可以到达祖父居住的石头小城。这里河街

并行，描金花的画舫取代了车马。云儿在水里漂，人儿在水上行，眼里会不断闪现雕梁画柱，粉墙黛瓦。

祖父的房中处处是绘彩，山林、花鸟、江河、历史人物、诗歌典故均描在梁栋上，各种细节，百看不厌。她睡在三楼的暖阁，每日蹦跳上楼，好让木梯发出低吟。进屋后倚栏闲坐，托着下巴，脚下水城如长卷，徐徐展开。

春天的花儿从城外开到城里。颜色起先还红白粉黄分明，然后就灿烂得一片模糊。微风吹后，花瓣如雨。夏天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河渠变成绿幽幽的缎带。秋天满月之夜，楼下小河犹如一条巨大的银蛇，匍匐围绕在她的身边，展示它身上斑驳的条纹，博取她的欢欣。冬天良辰吉日，商人嫁女之时也是他们示富的契机。城内人山人海，争先一睹盛满嫁妆的彩船队。船内喜庆的锣鼓齐鸣，船头陈列着金盘、玉瓶、朱红的珊瑚树，还有玉嵌紫檀家具，丝绸布匹。桥上岸边，小孩子欢呼雀跃，男人们皱着眉头，手捻着胡子，摇头叹气，女人们则羡慕得一言不发。

丝绸柔软细腻，酥倒摸它的手指。丝绸色彩如火焰般绚丽，气息如竹林般清新。世代来朝廷旨令平民只着布衣，违令者处极刑，只有达官贵人才可享受着锦丝的特权。即便是城内最富有的商人，也只能将丝绸像画卷一样展示。

小姑娘痴迷丝绸。当织工毕恭毕敬地呈上新近完成的绸卷时，她喜欢趁大人不注意，用一头缠在腰间，使劲儿一拉。

她咯咯大笑，旋转不已。五颜六色的花朵，五彩缤纷的云朵围着她跳跃舞蹈。她给不同的织式都起了名，会像背诗一样朗诵：“雪落梨花晚”、“小桥遗梦”、“柳荫”、“夏日浮云”、“黄鹂鸣细柳”、“新月”、“莲池”、“雨后秋香”、“珍菊瀑布”、“懒兰”……

祖父微笑说，记住，高门大姓的女子比丝绸还要尊贵。

祖父总是感叹人生短促，要及时行乐。他嫌田庄生活乏味，便常住夜夜笙歌的城里。除了吟诗作画，他还是弹琵琶的高手。一艘画舫是他的第三个居所。清晨刚至，他就穿梭于桥洞之下，泛舟于瞬息万变的色彩之中，用扇柄拨乱水中倒影。

美女们在青楼里焦急地等着他到来。她们派丫鬟凭栏展望，见到他的画舫就将藏着诗笺的花束掷向船首。祖父将这些诗笺一一评判，他的船会在赢家的绣楼前靠岸。那出门便遮掩黛眉的名妓，忘了蒙面纱巾，一路小跑着迎接他。

珠帘玲珑，暖香幽长。白细的小手递上拭脸的方巾，金碗银盘端来摆成花型的生鱼片。微醺后，祖父午睡片刻。醒来又开始吃喝，敲铜锣，和女孩们喝花酒，行酒令。玩得尽兴之时，祖父让书童抱来琵琶，钩挑满轮指，即兴作诗。正如美玉要由名家雕琢，会吟唱祖父新诗的美妓，身价倍增。

直至夕阳西下，祖父才漂荡回家。家中早已在准备夜宴。太阳刚落至城堞之后，门前热闹起来。一艘艘画舫如朵朵彩